

豐草菴集

三

新刊
豐草菴集

PDG

豐草菴前集自序

讀書當編年余集秦漢已來詩歌歲月可徵者爲一書
曰風雅編年集野史雜集山經地誌事與正史相發而
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通鑑翼集古今文章關天下治
亂大故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古文編年集古今天官
象緯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天象編年集古今五行變
怪詳歲月爲一書曰災異編年風雅天象二書采拾略
成未授副墨傷哉病也著書當編年余著七國攷則辛
巳壬午之書也著昭陽夢史則癸未之書也當是時余
有夢癡著聞書著野語則甲申之書也著文音發則乙
酉之書也故余詩曰昔表文音歲在西輟筆亂離書未

全著周禮緯律呂發則丙戌之書也著易發則丁亥戊
子之書也著易運則庚寅之書也著運氣定論非煙香
法則辛卯之書也著六書發河圖卦版則壬辰之書也
著天官翼則癸巳之書也著問道錄殘雪錄則甲午之
書也著禪樂府曉寒長語分野發則乙未之書也著詩
發古樂府發漢鏡歌發埽葉錄則丙申之書也詩文當
編年余自豐草詩文外別錄庚辰己後雜文爲前集三
編五六年間愁病呻吟故人往返之蹟皆可攷而見也
編年之益可以不悔其少作可以驗詩文之消長可以
徵友德之異同可以立舍其前我我雖昔人非昔人也
彼辛壬癸甲之文去我久矣嚮者猶戀戀爲篋中之藁

一旦推而遠之暴其歲月投置天壤毀譽存亡而我不
與焉豈不快哉

豐草庵前集總目

乍醒編

庚辰

辛巳

七國編

壬午

癸未

茗文編

癸未

甲申

乙酉

七耀編

丙戌

丁亥

庚寅

樂府編

辛卯

文苑編

辛卯
丙申

壬辰

乙未

豐草庵前集卷一目錄

乍醒編

趙長文先生乍醒草序 間書序 王按臺兩

淞觀風錄序

代

李氏史論序

玄覽齋會業

序 壽朱公七十序 潯書序 壽顧公六十

序

代

代同社祭西銘先生文

謁于忠肅廟

爲西銘先生祈嗣疏

代同社

祭張夫子文

報

侯幾道書

豐草菴前集卷一

乍醒編

吳興董

說若雨著

趙長文先生乍醒草序

庚辰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悲夫往日無窮豈可長念始余爲童子從先生學鄒魯書先生蒼然容光古衣服隨風翩翻而動者南山冠也余雖童心識先生非常人先生以詩交先子三十年及余師先生先子每夜起坐令童子覆誦日所讀書覆誦日所讀書不一行二行先子輒掩卷呼童子休矣毋勞苦旦卽爲先生語相樂也而余童子時性又不諸童子等絕不好晚起星粲粲且櫛且沐於是先子大憂兒若此憊矣屬先生令晚起久之勿改

屬先生苦余令晚起顧先生勿忍苦余也則書以戒自
是後童子不日出不得出悲夫靜嘯齋東壁上一十一
字點畫不改先子墓木已拱不肖余二舉子而先生老
矣先生既不得志益縱心詩古文辭余居潯之南先生
之廬潯之西日相過從數往時事皆泣下然先生春秋
高意氣如壯自謂我十年後猶能策蹇驢走萬里外未
衰也其爲詩歌莽莽然奇澹頃刻千言不竭詩者多矣
莫能出先生上昔子瞻語劉景文生平少快意事惟作
文章意之所到筆力曲折無不如意自謂人閒樂無踰
此今先生雖老布衣雖貧雖歲晏且病雖故人晨星稀
有詩如此可以樂矣先生曰是病言蓋有賸草數百首

而先子所見也

閩書序

吾黨好爲古文辭且應制也則不得已爲應制之文於是旣方嚴子玉仍陳子相與彙之成編號爲閩書閩書者所以誌近也旣方之言曰文章盛衰大勢蓋不在多少之數與遠近之閒矣一人二人而得也而盛數人而失也而衰百人千人萬人而失也而益衰一郡一方而得也而盛數十郡而失也而衰累而百郡而失也而益衰今天下之文衰矣植義者立輿不求人情植詞者苟同不端貞潔考理學者守濂洛之言供百歲尊奇僻者取僞書之語奉朝夕當世苟有獨斷之士必按繩法而

正之吾黨學則古學人則古人意氣無異本末離合各
識大義自比屋而近以至於百里而遠莫不同事名節
感聲相思是故其文無詭無細無浮不實無河閒數錢
之譏其人無比無乖無險不測無松變爲枏之喻如此
者亦旣免於衰風高據盛勢吾因爲之析文體論詞格
取舍維正而不立異也不妄有譽也不褻也標樹高而
不卑走獨而弗曹趣也詎非此之盛者日盛彼之衰者
日衰乎嗚呼旣方之言行於海內外而士業文章一振
矣己卯之役貴人車馬滿天下落落諸子有懿不錄無
罪被放竟使明天子甲乙之科爲驅除吾黨之策以故
諸君子莫不感憤盡棄其所爲應制之文獨爲古文辭

以自見嗟乎諸君子爲古文辭而應制之文可以不傳
蓋諸君子應制之文爲之於得志不得志未可知之時
不得志矣乃相率爲古文辭不爲應制之文又不傳其
所爲應制之文是後之所以待應制之文之心爲薄而
前之所以待應制之文之心爲倖也故應制之文不可
以不傳也吳興爲浙山水之地古人今人代有華蹟先
君子志吳興而補藝文意蓋在古文焉今旣方集今人
之文鼓同社之氣又致書於余將以吾黨所爲古文辭
集而問世是旣方且以其身爲今古重也憫余不逮欲
續續先人之幽隱而二十年無成如一日悲夫

王按臺兩泐觀風錄序

督學許平遠
先生命代

溯古吳越之地也初吳稱荆蠻弗能與中國通圭璧接
盟好翦髮文身唯冠履是蔑其農夫野士亦不若唐魏
邶鄘之詠歌性情善發比賦而吳楚二國偏闕風詩知
其少文焉越爲水國大勢與句吳近而越猶尊武任力
男子夏種米冬鑄刀女子春治桑秋緝弩故曰被龍章
者不悅以越目右武不右文也以余所見則不然漢唐
以來世遠蹟敝多不具論自高皇帝混一六合澄清萬
古浙中名士如宋潛谿以禮樂飾開基于節菴以忠孝
奠社稷並皆崛起茅屋功業高建惟浙有材於茲絕盛
嗣後陽明子以良知教天下通思奧深立本平澹四氏
之書晦而復明濂洛之宗消而復長一時駕虛憑空浮

謫放浪之士無所昭著其邪說而四方賢人感聲興起者以千數上配先聖下啟后哲論者以爲有移易人心之功焉己卯適余有較浙士之役覽其俗無鄙無悍無飄飄起蕩心其人無椎魯無好奇服無外不內其文上者無涉無支無依憑次者無積無綴無黯無色無一言二言而盡其功名道學如彼其教化風流如此余是以歎今之吳越之深不似於古之吳越也直指王公於公事之暇觀士風於文而賞其良者而拔其尤良而集而行世計若干首屬余爲之序噫此余所以歎兩浙人材之盛者也雖然余嘗較士則知較士之難一曰士有奇正二曰士有虛實三曰士有趨背何謂奇正不爲少爲

其多不因己因乎人正也反是奇也天下同出於正一人孑然而奇奇也天下同出於奇一人孑然而正亦奇也故曰辨奇之難也何謂虛實士之發而爲文也者其動也動也虛也士之未發而爲文也者其靜也靜也實也動雖充若有餘若一往不可再發者動勝靜虛勝實也動雖儉若不足若內歛不願外馳者靜勝動實勝虛也故曰辨實之難也何謂趨背確然而不爲者背也確然而必爲者趨也無一言而不趨若有所甚苦而不樂者此以背爲趨者也無一言而不背若有所甚愛而不忍者此以趨爲背者也故曰辨趨之難也讀公所錄諸士之文莫不馳驟天情笙簧六籍無雜家鉤變之言有

大儒高明之度是公旣以三難之辨辨士士亦皆以三難之辨自辨也噫諸士其有振潛谿節菴之風烈邇陽明之淵源者乎不然吾恐今之吳越之又不似於昔之吳越也諸士其勛之

李氏史論序

經史自古稱表裏太史史記本於尙書司馬通鑑本於左氏朱子綱目法春秋杜氏通典倣周禮唯易與詩未有循效而韓嬰之外傳邵雍之皇極分經合史事理炳察眉山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儒者一經白首不讀史曰史不可讀不論史曰史不可論抑悖矣李

子和梅治經治毛氏詩獨嗜史學標舉大略著論五卷
義取於諷刺理歸于和平約而該似風怨而不煩似雅
美而不溢似頌和梅以治經之學治史者也夫身布衣
是非王侯公卿居賤議貴無所憚甚越當今天下排君
子論史必重與君子昵小人論史必重不與小人甚犯
春秋少壯沈落草野非有深練於經權成敗得失無端
操五寸管論列千年古事甚驟越常不安犯世不詳驟
言無功韓愈文章起八代及居史官子厚與書相推而
愈懼弗敢任曰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和梅發憤疾書展
情表性嚟然無惜於三者之患此蓋古人所難迺和梅
又爲余言今風雅廢闕解詁雜張詩無主事無定時

將上逮玄鳥下訖宣平采其故事與年日月繫以章句
號曰詩史嗚呼是書幸成經史合矣

玄覽齋會業序

董生生田閒不知朝廷體妄觸忌諱擬陳政事六條其
略曰一惜人材臣伏讀高皇帝諭朕惜天下有遺賢不
知天下有遺利文皇帝命禮部尙書呂震諭考試官楊
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玉石雜進今取士勿過百人
其務選擇散木累百不若良材一株大哉王言竊見今
日執事知天下有遺利不知天下有遺賢知散木可收
不知良材可用使祖宗寶訓不能實見行事草莽小臣
獨有太息臣愚以爲今朝廷求賢不得賢士求官不得